

晉書

二三



載記第十五

晉書一百一十五

御撰

苻丕

苻登 索泮 徐嵩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為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不為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不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頻為重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宮室率眾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留苻冲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安置百官以張蚝為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進封清河公王騰為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

公苻冲爲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西平王俱石子爲衛將軍僕陽公楊輔爲尚書右僕射濟陽公王亮爲護軍將軍彭城公強益耳梁暢爲侍中徐義爲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時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旣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犍爲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己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

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勲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者莫若奉爲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群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具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壁集四州之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胤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及光戰于安彌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爲光所殺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充爲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爲征東將軍冀州牧高城侯苻紹爲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謨爲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爲鎮北大將軍督幽并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王充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竇

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  
壁衛將軍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不請討姚萇不大悅以定爲驃  
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爲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將軍興車  
騎大將軍壁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西  
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弃背萬國四  
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振  
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  
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即事栖  
谷揔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冲繼凶于  
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鸞滔天親行  
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榮澤  
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勲舊  
豈忍捨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天心  
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効義之士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

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  
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  
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忘軀之誠勦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先是慕  
容麟攻王兗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張猗踰城聚衆應麟  
充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衆應賊號稱義兵何  
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爲世大戮身  
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爲吾吏親尋干戈競爲戎首爲爾君者不  
亦難乎今人何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  
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  
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  
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旣而城陷兗及固安侯苻鑒並爲麟所殺不  
復以王永爲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爲尚書令加右光祿大夫初王  
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  
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襲廣

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興於是嬰城固守既而襲王廣敗之  
廣亡奔秦州爲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姚萇興既敗王廣謀伐  
王統平上邽枹罕諸氏皆窘於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  
爲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  
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  
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苻謨  
鎮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丕又進王永爲左丞相苻纂爲大司馬  
張蚝爲太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義爲司空苻冲爲  
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俱石子爲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  
領官皆如故永又檄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  
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  
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爲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亡秦社  
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  
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煙毀發

丘墓毒徧存亡痛纏幽顯雖黃巾之害於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  
方之未爲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勦  
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  
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郎建忠  
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不皆就  
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爲首尾  
擊萇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奕于率鄯善王胡貳  
叱護羌中郎將梁荀奴等與萇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強京戰于孫  
丘谷大敗之枹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  
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  
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爲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爲  
諸軍決之衆以爲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劒而前曰今天下大亂  
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  
衛公朽老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



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  
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貳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  
帥遣使於不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  
持節及州郡督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丕留王騰  
守晉陽楊輔成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降姚萇慕  
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永  
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爲前鋒都督與慕容永戰于襄陵王永大  
敗永及石子皆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猜  
而忌之及永之敗懼爲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楊威將軍  
馮該自陝要擊敗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于京師朝  
廷赦而不誅歸之於苻宏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  
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  
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苻纂及弟師奴率衆數萬奔據  
杏城苻登稱尊號僞謚丕爲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永

乃進據上黨之長子僭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丕在位二年而敗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爲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  
將軍後爲苻生所殺堅即僞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  
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爲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粗險不修細  
行故堅弗之竒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稍遷羽  
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  
同成言於興請以登爲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群好爲竒略同  
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干時將爲博識者不  
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意  
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興有  
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析理中興內服  
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相持  
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  
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殄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換攝司馬事

登既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飢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鬪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食盡碩德於是下隴奔萇及不敗不尚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不死問於是爲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爲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寇旅殷彊豺狼梟獍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於斯大王挺劔西州鳳翔秦隴偏師暨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輶羽葆青蓋車建黃旗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爲啓主而後行繕甲募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

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即日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冤下雪臣子大恥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獻歎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鉞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稍鉤刀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懿爲皇太弟遣使拜苻纂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願大王遠

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二縣  
虜師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之有衆十  
餘万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戰大敗之  
斬首五千八百登以竇衝爲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爲大將  
軍益州牧楊璧爲司空梁州牧苻纂敗姚碩德于涇陽姚萇自陰  
密距纂纂退屯敷陸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剋之斬其將軍姚元平  
張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爲萇所敗登次于瓦亭萇攻彭沛穀堡  
陷之沛穀奔杏城萇遷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蘭犢率衆二萬自  
頻陽入于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  
不從乃殺纂自立爲秦公蘭犢絕之皆爲姚萇所敗登進據胡空  
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方成攻陷徐高堡高  
被殺悉坑戎士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  
勝負登軍中大飢收萇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爲皇太子弁爲南安  
王尚爲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于胡空堡

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眉要路距擊不遂而沒襄勅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讎臣爲兄報恥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爲陛下立神象可歸休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萇旣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登將軍竇洛竇于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剋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皆剋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將吳

忠唐匡于平涼剋之以尚書符碩原爲前禁將軍滅羌校尉戍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羌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陷之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并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兵退據胡空堡遣使齎書加竇衝大司馬驃騎將軍前鋒大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楊璧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遣衝率見衆爲先驅自繁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戶固使定率隴上諸軍爲其後繼壁留守仇池又命其并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所統大會長安羌遣其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於清水之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鞏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萇密遣其將任崧宗度詐爲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爲姦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誼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姦智今其誼登事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

朕幾爲豎子所誤。萇攻陷新羅堡。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登將軍路柴強武等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隴東。萇救之不剋。而退。登將軍魏褐飛攻姚當。成于杏城。爲萇所殺。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胤。而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於圖讖歷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應姚萇。登以質爲東平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爲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爲曜所敗。遂歸于萇。萇以爲將軍。質衆皆潰散。登自雍攻萇。將金溫于范氏堡。剋之。遂渡渭。



水攻葺京兆太守韋范于段氏堡不剋進據曲牢苟曜有衆一萬據逆方堡密應登登去曲牢繁川次于馬頭原葺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進攻新平葺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爲葺所敗據路承堡是時葺疾病見苻堅爲崇登聞之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剋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疾于逆羌以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寮進位二等與葺將姚崇爭麥于清水累爲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葺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營逆葺葺遣其將姚熙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葺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竇衝爲右丞相尋而衝叛自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人堡衝請救於姚葺葺遣其太子興攻胡

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和至是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剋之自甘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爲緯所敗其夜衆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守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衆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興率衆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万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南爲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僞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崇爲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爲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叅軍天錫即位拜司兵

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爲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彰之苻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旣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旣剋姑藏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旣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如逆臣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弟菱有雋才仕張天錫爲執法中郎冗從右監苻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時舉賢良爲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爲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

姚萇罪應万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内外位爲列將無  
犬馬識養之誠首爲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  
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方成怒三斬蒿漆其首爲便器登哭  
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鼃鼃之  
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鳥之靡定苻洪擅蠻  
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蠱毒未  
逞狼心健旣承家克隆凶緒率思婦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  
巖險揔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有可言矣長  
生慘虐稟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  
虎之朝飢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乱速禍不亦宜乎永  
固雅量壞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剋翦姦回  
纂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  
猛以宏材緯軍國苻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

以忠勇恢威略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  
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  
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因以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  
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懷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  
懟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  
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驂  
疑山䟽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  
雖矜涿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閒步搖啓  
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  
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  
天人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  
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稜氏種健藉世資遂雄關隴長生昏虐敗不旋  
踵永固禎祥肇自龍驤垂旒負宸竊帝圖王患生縱敵亂起矜疆

丕登僭假淪胥以亡

載記第十五

晉書一百一十五



載記第十六

晉書一百一十六

御撰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鄒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于南安之赤亭鄒玄孫柯迴爲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緝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于隴上及石季龍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滂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



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音誅約勒既死季龍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于關東弋仲率步衆數萬遷于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強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鯁直不脩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步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于是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相殺兒

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  
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婦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  
此成擒耳老羌請効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  
皆汝之季龍恕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  
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鉀跨馬于庭中策馬南  
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  
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于混橋石祗僭號于襄國以弋仲  
爲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  
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  
而婦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  
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婦豺豺以爲尚書郎豺敗復婦咸  
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  
爲參軍其實恕如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  
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

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  
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  
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  
八年卒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爲苻生所敗弋仲之柩爲生  
所得生以王禮葬之于天水冀縣苻萇僭位追謚曰景元皇帝廟號  
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  
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爲嗣弋仲弗許百姓固  
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祗僭號以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  
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  
刺史即丘縣公弋仲死襄秘不發喪率戶六万南攻陽平元城發  
千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于碣磝津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  
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左部帥南安歛岐爲右部帥略陽王  
黑郗爲前部帥強白爲後部帥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爲參軍南至

滎陽始發喪行服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于譙城遣五弟爲任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中軍將軍楊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校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

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歎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緣江備守襄將佐部衆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爲晉邊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於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克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思効力命不可損威勞衆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戰于伊水北爲溫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于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

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廊城使其兄蓋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苻生遣其將苻飛拒戰蘭敗爲飛所執襄率衆西引生又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宜厲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會羌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戰于三原襄敗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禮葬之襄僭號追謚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爲東城侯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廊落任率不脩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洛陽也夢萇服衮衣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且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萇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襄死

萇率諸弟降于苻生苻堅以萇爲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隴東汲  
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寧幽兗三州刺史復爲揚武將  
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爲堅將累有大功初萇隨楊安伐蜀嘗晝  
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之及苻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  
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  
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  
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旣敗于淮南歸長  
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爲泓所敗叡死  
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于渭北遂如  
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  
咸推萇爲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旣臻秦  
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  
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群望不可坐觀沈溺而不拯救之萇  
乃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

年號白雀稱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  
晃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爲從事中  
郎姜訓閭遵爲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乾爲叅軍王  
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裴騎趙曜狄廣党刪等爲帥時慕  
容冲與苻堅相攻衆甚盛苻將西上恐冲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  
崇爲質於冲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李詳  
等數千户于敷陸至是降于苻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万  
户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苻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群下  
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苻曰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  
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  
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下莊得貳之義  
也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苻自二縣要破  
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苻苻遣諸將攻新平剋之因  
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



山沖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尚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沖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率衆五万來伐戰于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拜散騎常侍沖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稱帝于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麟有衆數千保據馬嵬奴遣弟多攻麟萇伐麟破之麟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妻虵氏爲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户于長安以弟征虜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萇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鮮卑沒奕于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萇者二万餘户統懼乃降因饗將士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誡進曰臣州人殷地險雋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

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爲尚書郎拜弟頌德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萇還安定脩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萇復如秦州爲苻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請救萇將赴救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剋此三豎吾事必矣遂師次于渥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犢收其士馬萇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剥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降萇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旣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旣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征虜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弥

姐婆觸龍驤趙惡地鎮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營供  
繼軍糧身將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既多故號萇軍爲大營大營  
之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  
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戰卒沒  
皆有喪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敦煌索盧曜請刺苻登萇曰卿以  
身殉難將爲誰乎曜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託萇遣  
之事發爲登所殺萇以暹爲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  
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尚書令姚  
昱守安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剋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欲擊之  
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  
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立  
社稷于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緯  
姚昱謂古成詵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鴟峙所在糾扇夷夏  
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

推豈慮大業不成氏賊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  
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  
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  
寡不足爲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  
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剋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  
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爲久也主上神略內明英武外發  
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  
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詵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苻  
萇大悅賜詵爵關內侯雷惡地率衆降萇拜爲鎮東將軍魏褐飛  
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氏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於杏城雷惡  
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憂  
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  
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  
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

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万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為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時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鬪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為奇大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為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萇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

弘達自任不脩小節駕馭群雄苞羅雋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  
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  
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羌竇鶩率戶五千來  
降拜安西將軍萇下書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  
親以立後振給長育之鎮東苟曜據逆方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  
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頌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  
取之今戰旣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頌德曰登用  
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  
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  
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郿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  
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群下諫之萇曰槌旣去苻登復欲圖我將  
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款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群  
氏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勅其太子興曰苟曜好  
姦變將爲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興於長

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于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雋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群賢者，正望筭略中一片耳。」群臣咸稱萬歲。萇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敘。苻登驃騎將軍，沒奕于率戶六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萇寢疾，遣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胤等皆有郤曲，終爲人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爲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萇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苻登與竇衝相持，萇

議擊之尹緯言於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略未爲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闕闕之原萇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剋矣北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還鎮長安萇下書除妖謗之言及姦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晉平遠將軍護氏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戶降于萇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爲鎮東將軍萇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尉姚晃尚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入受遺輔政萇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



矣以大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偽謚武昭皇帝廟號  
太祖墓稱原陵

載記第十六

晉書一百一十六



載記第十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苻之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苻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苻，苻立爲皇太子。苻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苻死，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陰密弟宗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強。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伐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世堡以叛，興襲忌奴擒之。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登衆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自將精騎以迫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因

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  
爲法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  
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  
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十  
九年僭即帝位于槐里大赦境內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  
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  
奔平涼率其餘衆入馬毛山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斬  
登散其部衆歸復農業徙陰密三万户於長安分大營户爲四置  
四軍以領之安南強熙鎮遠楊多叛推竇衝爲盟主所在擾亂興  
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衝弟彰武與衝離  
貳衝奔強熙熙聞興將至率户二千奔秦州竇衝走汧川汧川氏  
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衆降于興封征虜緒爲晉王征西碩  
德爲隴西王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並爲公侯其  
餘封爵各有差鮮卑薛勃於貳城爲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

赴救魏師既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興追尊其庶母孫氏爲皇太后配饗太廟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戶二萬叛乞伏乾歸降于興興處之于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平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豹于洛城剋之初上邽姜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之乳率衆降以碩德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徵乳爲尚書強熙及略陽豪族權干城率衆三萬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歸晉碩德西討干城干城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既爲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強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于蒲坂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興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

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鮮卑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於金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營犄之而祖運不繼三軍大飢緯言於崇曰輔國弥姐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令三軍乏絕宜明寘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衆奔于高平公沒奕于于執而送之泫氏男姚買得欲因興葬母虵氏殺興會有告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興下書禁百姓造錦綉及淫祀興率衆寇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于興遂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遣姚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剋乃陷柏

谷徙流人西河嚴彥河東裴岐韓龍裴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令  
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武都氏屠飛  
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迴略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興遣姚紹等  
討之斬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牛壽萬餘戶于漢中興留心  
政事苞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  
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  
皆耆儒碩德經明行脩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  
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  
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  
赴之請業興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脩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  
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  
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叅管機密詵風韻秀舉確然不  
群每以天下是非爲已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  
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宗風教遂持劔求高高懼

逃匿終身不敢見詵興遣將鎮東楊佛嵩攻陷洛陽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興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群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於是其太尉趙旻公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勲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振於殊域聲教暨于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諭方當廓靖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沖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興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未居崇極況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乃遣旻告于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皆以黷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洛陽旣陷自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興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碩德以興降號固讓王爵興弗許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二萬叛晉奔于興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出多

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網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興待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磴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黃世等子爲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吳誓衆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獻之廷尉興常臨諮議堂聽決疑獄于時號無冤滯姚緒姚碩德固譚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恐姦佞小人沮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爲之輔佐興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撫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一級使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千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枹罕班賜王公已下徧于卒伍興之西也



沒奕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乃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暮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為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歸于建鄴魏人襲沒奕于于棄其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奔于秦州魏軍進次瓦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河東興於是練兵講武大閱于城西幹勇壯異者召入殿中引見群臣于東堂大議伐魏群臣咸諫以爲不可興不從司隸姚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勝之策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爲務吾焉得而辭之興立其子泓爲皇太子大赦境內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呂隆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其光遠黨娥立節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

騎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唐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姚緒統河東見兵爲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之兵姚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于興使沒奕于權鎮上邽中軍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姚顯及尚書令姚晃輔其太子泓入直西宮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衆俘斬一萬隆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先是禿髮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玄盛據敦煌與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德攻呂隆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粟爲持久之計隆懼遂降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土悅之姚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十將四萬餘人皆爲魏所擒興下書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襃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興徙河西豪右萬餘户于長安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

將軍郭恭等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駢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爲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固讓請疆場自効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興立其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謚愔璠質遠裕國兒皆爲公遣其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髮儁檀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將軍高昌侯興遣鎮遠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王松念率騎助呂隆等守姑臧松念至魏安爲儁檀弟文真所圍衆潰執松念送于儁檀儁檀大怒送松念還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興下書錄馬嵬戰時將吏盡擢敘之其堡戶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

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好游田頗損農要京兆杜  
挺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  
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晉順陽太守彭  
泉以郡降興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其荊州刺史趙曜迎之遂  
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于梁國而歸又遣其兼散騎  
常侍席確詣涼州徵呂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呂隆懼禿髮儁檀之  
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詵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  
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  
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  
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于長安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方物  
王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北部鮮卑並  
遣使貢款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  
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  
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靖至

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寧爲國  
家鬼不爲羗賊臣興怒幽之別室至是恭靖亦踰牆遁歸興遣其  
將姚頌德姚斂成姚壽都等率衆三万伐楊盛于仇池壽都等入  
自宕昌斂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都逆擊  
擒之盡俘其衆楊壽等懼率衆請降頌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  
委守奔于興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  
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  
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  
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  
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旣託意  
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  
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  
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頌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  
趙琨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斂俱寇漢中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

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  
謚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奔于興劉裕遣大叅軍衡凱之詣  
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諸郡興許  
之群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  
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  
二郡歸于晉姚碩德等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  
弟數十人爲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  
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斂俱陷城固徙漢中  
流人郭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興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  
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  
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  
次者朝廷大政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郭鑒言於興曰戊亥之歲  
當有孤寇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  
悠會隴頭鮮卑烏丸居不安國朝疲於奔命矣時所在有泉水涌

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戮之乃止興大閱自杜郵至于羊牧興以姚碩德來朝大赦其境內及碩德歸于秦州興送之及雍乃還秃髮傉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爲忠於己乃署傉檀爲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不接銜膽棲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狄若傉檀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買馬三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爲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昔漢武傾天下之資開建河西隔絕諸戎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母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門流化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獫狁忠誠華族棄之虐虜非但臣州里塗炭懼方爲聖朝旰食之憂興乃遣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喻傉檀會傉檀已至姑臧普以狀

先告之傳壇懼脅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既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  
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憲  
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讎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  
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頽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鶚以之翻  
翔群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春純風遠被刺  
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  
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掃不庭迴天  
波以盪氛穢則群逆冰摧不俟朱陽之曜若秋霜墮籜豈待勁風  
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筭改授使希世  
之功不終于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  
不慨然既遠役遐方劬勞于外雖効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京  
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逮萋斐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  
氏各殺逃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禁天監玄鑒暫免囹圄譏繩之  
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發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



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  
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  
論勲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  
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  
否效於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  
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翼久沈僞政絕進趣之  
途及皇化旣沾投竿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  
故重繭披款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  
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表理王尚文  
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  
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  
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爲超曰宗敞  
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  
之潘陸即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

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于崐嶺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  
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  
區宇格物興悅赦尚之罪以爲尚書

載記第十七

晉書一百一十七

卷之五

載記第十八

晉書一百一十八

御撰

姚興下

尹緯

晉義熙二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護苻宣入漢中興梁州別駕呂營  
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求救於楊盛盛遣軍臨湓口南梁州刺  
史王敏退守武興楊盛復通于晉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慕容超  
司徒北地王鍾右僕射濟陽王嶷高都公始皆來奔華山郡地涌  
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沒  
奕于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拓跋圭送馬千匹求婚于興興許之  
以魏別立后遂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魏放狄伯  
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國康宦還長安皆復其爵位時禿髮傉檀  
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傉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  
河以叛蜀譙縱遣使稱藩請桓謙欲令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  
謙請行遂許之使中軍姚弼後軍斂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步騎  
三萬伐傉檀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

曰偃檀恃遠輕敢違逆宜詔蒙遜及李玄盛使自相攻擊待其斃也然後取之此下莊之舉也興不從勃勃退保河曲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討勃勃偃檀猶豫未爲嚴防請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爲吾有孤城獨立坐可剋也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偃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興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騎二萬爲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撫慰河外率衆而還偃檀遣使人徐宿詣興謝罪齊難爲勃勃所擒興遣平北姚冲征虜狄伯支輔國斂曼嵬鎮東楊佛嵩率騎四方計勃勃冲次于嶺北欲回師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遂鳩殺伯支時王師伐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貢其方物興遣其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興自平涼如朝那聞冲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

武絕人猶欲隱忍容之歛成泣謂興曰冲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  
常寢不安席願早爲之所興曰冲何能爲也但輕害名將吾欲明  
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冲死葬以庶人之禮晉河間王子國璠章  
武王子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  
等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門能自脩立者莫不害之是避  
之來實非誠款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爲建義將軍揚州刺  
史叔道爲平南將軍兖州刺史賜以甲第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  
勃遣安遠姚詳及歛曼嵬鎮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  
勃騎大至興欲留步軍輕如嵬營衆咸惶懼群臣固以爲不可興  
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韋  
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駭  
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軍使以徵詳等興默然右僕射韋  
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嵬營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  
之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中壘齊莫統氏兵以繼之文

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詳守  
貳城興還長安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朝於興請大舉以  
寇江東遣其荊州刺史桓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衆二萬東寇江  
陵興乃遣前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支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  
族部曲徧於荆楚晉之將士皆有叛心荊州刺史劉道規大懼嬰  
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襄陽之衆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  
陵率軍逆戰謙等舟師大盛兼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謙敗績  
乘輕舸奔就苟林晉人獲而斬之苟林懼而引歸興以國用不足  
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群臣咸諫以爲天殖品物以養  
群生王者子育万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  
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興  
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旣至城門校  
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  
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乞伏乾歸

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赫連勃勃遣其將胡金纂將萬餘騎攻平涼興如貳城因救平涼纂衆大潰生擒纂勃勃遣兄子提攻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興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避勃勃內徙興處佛于涅山澤熾雲于陳倉勃勃寇隴右攻白涯堡破之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委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衆而歸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初天水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諂奸詐好間人之親戚興子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爲雍州刺史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至是興以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旣居將相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僣檀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奸略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



其人恒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後轍興不從以其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乾歸政績旣美乾歸感而歸之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流血之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熾磐官爵姚詳時鎮杏城爲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委守南奔大蘇勃勃要之衆散爲勃勃所執時遣衛大將軍顯迎詳詳敗遂屯杏城因令顯都督安定嶺北二鎮事潁川太守姚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奸計屯聚芍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謀興曰裕之輕弱安敢闕吾疆場苟有奸心其在子孫乎召其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万焚其積聚

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眾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家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爲鎮北將軍封平輿男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興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仇池公楊盛叛擾祈山遣建威趙琨率騎五千爲前鋒立節楊伯壽統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入自就馬陝鎮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陝右衛胡翼度從陰密出自汧城討盛興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念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

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弗進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嵩乃具陳松忿之言興善之乾歸爲其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群下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旣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果爲勃勃所執絕亢而死興立昭儀齊氏爲皇后又下書以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頌德太傅姚旻大司馬姚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萇廟興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弼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爲證興怒賜文宗死是後群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貳縣羌叛興遣後將軍歛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都討之歛成爲羌所敗甚

懼詎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興遣姚紹與姚弼率禁衛諸軍鎮撫嶺北遼東侯弼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户于鄭城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冲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弥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乱家廣平公弼奸凶無狀潜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太山之安宗廟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興寢疾妖賊李弘反于貳原貳原氏仇常起兵應弘興與疾討之斬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户于許昌興疾篤其太子

弘屯兵于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姚弼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被  
甲伏於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  
尹尹昭輔國欽曼崑並典禁兵宿衛于內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  
坂并密信諸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  
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以忠於儲宮正是孤徇義  
亡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同孤徇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  
攘袂曰惟殿下所爲死生不敢貳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万匹  
以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東豫州牧姚洸起兵洛陽平  
西姚謐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興疾瘳朝其群臣征虜劉羌泣  
謂興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  
不穆愧于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  
不虔阻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  
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闕關之禍全天性之恩興謂  
梁喜曰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才兼文武

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懿恢及弟湛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弗許時魏遣使聘于興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鄰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遠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剋捷已來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脩和親兼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興大悅遣其吏部郎嚴康報聘并致方物時姚懿姚洗姚宣姚湛來朝使姚裕言於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距之於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以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興廢立興雖不從亦不以爲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

曰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群豎爲之畫足釁成逆著  
取嗤戎裔文武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  
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邪宜斥  
散凶徒以絕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  
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太子詹  
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  
不爲之屈興嘉其守正以周爲中書監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  
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雋異汝潁多奇士吾應天命  
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已招求冀匡不逮然  
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効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  
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  
弗曾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  
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  
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悅晉荊州

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姚成王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弼恨姚宣之毀已遂諧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興責丕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丕性傾巧因誣宣罪狀興大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獄而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握疆兵于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興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興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興如北地弼次于三樹遣弼及歛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姚成王至于南陽司馬休之等爲劉裕所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晉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于興勃勃遣其將赫連建率衆寇貳縣數千騎入平涼姚恢與建戰于五井平涼太守姚周都爲建所獲遂入新平姚弼討之戰于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于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于石堡方力戰距守積年不能剋至是聞建敗引歸



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便有關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薄奇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方未可測興將以休之爲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爲鎮南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休之旣得濯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可以崇禮不宜放之興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之適足爲患遂遣之揚武安鄉侯康宦驅略白鹿原氏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距之商洛人黃金等起義兵以倚宦官乃率衆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誥於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

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歛曼嵬於詔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  
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兇懼興慮其爲變乃收弼囚之中  
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興謂梁喜曰泓天心平  
和性少猜忌必能容養群賢保全吾子於是皆赦弼黨靈臺令張  
泉又言於興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惡  
之宜脩仁虛己以荅天譴興納之正旦興朝群臣于太極前殿沙  
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焉賀僧者莫知其所從來也言事  
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常與隱士數人預於讌會興如華陰以泓  
監國入居西宮因疾篤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  
奸臣在側廣平公每希覬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  
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禮以寧宗社泓  
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興升輿咸懷危懼尹冲等先  
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姚沙弥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  
乘輿直趣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吾等

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當是仗義之理匪但  
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冲等不從欲隨輿入殿中作亂復  
未知輿之存亡疑而不發輿命泓錄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  
禁中防制內外遣斂曼嵬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輿疾轉薦輿  
妹偽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輿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  
矣宜速決計於是愔與其屬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斂曼嵬  
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  
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于詔議堂遣斂曼嵬率殿中兵登武庫距  
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進遂  
燒端門輿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輿喜躍貫甲赴賊賊衆駭  
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于驪山愔黨呂隆奔雍  
尹冲等奔于京師輿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內寢受遺輔  
政義熙十二年輿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偽謚文桓皇帝  
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勲之際常輟書而歎苻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祆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旣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姚襄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群豪推襄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襄旣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襄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襄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襄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襄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

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萇死緯與姚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疎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洿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及死興甚悼之贈司徒謚曰忠成侯

載記第十九

晉書一百一十九

御撰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興每征伐巡游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叅讚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筭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

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寔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爲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既死祕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僭即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廬于詔議堂既葬乃親庶政内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興徙李閏羌三千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還遣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百户于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于泓姚紹討擒之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衆旣發宣叅軍韋宗姦諂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

化未著勃勃彊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維城之  
任宜深慮之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心撫禦非  
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  
望宣旣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  
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遂讚成宣計紹數其罪又  
戮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六人  
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  
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懲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  
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  
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勸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  
然後議之乃止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于平陽攻立義  
姚成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爲大單于所在殘掠征東姚懿自  
蒲坂討弘戰于平陽大破之執弘送于長安徙其豪右万五千落  
于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州泓遣後將



軍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于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  
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爲盛所敗嵩及  
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  
聞數百里野雉皆雉秦州地震者三十二躬躬有聲者八山崩舍  
壞咸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群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  
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赫  
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  
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爲之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旣剋陰  
密進兵侵雍嶺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姚恢棄安定率戶五千  
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衆距恢恢單騎歸長安立節弥姐  
成建武裴岐爲儼所殺鎮西姚謐委鎮東走勃勃據雍抄掠郿  
城姚紹及征虜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勃勃姚恢以精  
騎一萬繼之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之殺鮮卑數  
千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躡勃勃戰于馬鞍坂敗之追至朝那不

及而還楊盛遣兄子倦入寇長蛇平陽氏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  
原以叛遣鎮遠姚萬恢武姚難討之爲渴所敗姚謀討渴擒之泓  
使輔國歛曼嵬前將軍姚光兒討楊倦于陳倉倦奔于散關勃勃  
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蛇玄距却之  
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  
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  
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  
王師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  
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  
何以不義行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姚紹聞王師之至  
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  
諸鎮戶內寔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  
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  
至宜在速決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爲嶺北所憚

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棄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郿雍今關中兵馬足距晉師豈可未有憂危先自削損也泓從之吏部郎豁橫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勲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荅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師至城皐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爲之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旣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于道濟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

忠誠咸共毀之固勸洸出戰洸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石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城皐滎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柏谷以衆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鹽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姚禹踰城奔于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洸懼遂降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會洛陽已沒遂留屯不進姚顗嶮薄惑於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勸顗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自立顗納之乃引兵至陝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引和戎諸羌樹已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顗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分陝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共之漢有七國之難寔賴梁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諸侯勤王之日

穀者國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問殿下者將何辭以報懿怒答而殺之泓聞之召姚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釁已成違距詔勅者當明其罪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於是遣姚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虵玄屯陝津武衛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爲誓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擒國囚之遣譚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宜恭恪憂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爲虵畫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乃宣告諸城勉

以忠義厲兵秣馬衝發義祖河東之兵無誼懿者懿深患之臨晉  
數千戶叛應懿姚紹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戶大破之懿等震懼鎮  
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衆圍懿紹入于蒲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  
泓以內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群臣于其前殿悽然流涕群臣  
皆泣時征北姚恢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爲方陣  
圍此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  
之惡揚威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至棄陰密奔還長  
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在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  
襲事必剋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姚謐爲恢所敗恢軍勢弥  
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于澧西扶風  
太守姚雋安夷護軍姚墨柔建威姚娥都楊威彭蚝皆懼而降恢  
恢舅苟和時爲立節將軍守忠不二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  
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  
待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銷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

違親叛君臣之所恥弘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紹率輕騎先赴  
難使姚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成紹  
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  
關率諸軍還長安弘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群下致禍  
起蕭牆變自同氣旣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亡恢  
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  
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  
不持面復見陛下弘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咸  
懼而思善其將齊黃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  
之殺恢及其三弟弘哭之悲慟葬以公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  
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于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旣而殺  
晉守者奔固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建威薛帛奔河東  
道濟自陝北渡攻蒲坂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爲弘寧東姚成都  
所敗弘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弘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

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決焉紹固辭弗許於是遣紹率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距王師于潼關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爲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剋攻之傷衆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限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剋潼關紹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子等進及青泥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剋遂以大衆逼之道濟率王劭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紹留姚鸞守險絕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珍入自子午竇霸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姚萬距霸姚彊距珍姚鸞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于潼關南爲琰所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



今死寧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信之臣乎  
裕嘉而勉之泓遣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于堯柳以備田子姚  
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衆旅不多嬰壘自固者正欲曠日  
持久以待繼援耳吾欲分軍逕據閬鄉以絕其糧運不至一月道  
濟之首可懸之麾下矣濟等既沒裕計自沮諸將咸以爲然其將  
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胡可以戰  
紹乃止薛昂據河曲以叛紹分道置諸軍爲犄角之勢遣輔國胡  
翼度據東原武衛姚鸞營于大路與晉軍相接沈林子簡精銳銜  
枚夜襲之鸞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姚讚屯于河上遣恢  
武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香城爲王師所敗時泓遣姚謐守  
堯柳姚和都討薛昂于河東聞王師要難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  
敗因破裕裨將于河曲遂屯蒲坂姚讚爲林子所敗單馬奔定城  
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墨彘等率騎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欲絕  
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

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于河上洽戰死衆皆沒紹聞洽等敗忿恚發病託姚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拔嵩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于河東爲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于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爲田子所敗泓退次于灊上關中郡縣多潛通于王師劉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會薛昂于河北以攻蒲坂姚讚距裕于關西姚難屯于香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坂猗之遇害超石棄其衆奔于潼關姚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內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旣爲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灊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讚退屯鄭城鎮北姚

彊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于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彊大敗彊戰死難遁還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姚洸屯于澧西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霸東泓軍于逍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謨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蚝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夜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固諸門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一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荅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

外草木皆焦死焉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厭亂凶旅寔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暴主闡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遽踐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苻亡之會嘯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定由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在茲奸略寔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荐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為幸也子略剋摧勅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悌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款僭燕而藩偽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旣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涼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戰

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恩於介士翫崇詭說加殊禮於桑門當有爲之時隸無爲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寔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鄙鴻都之費況乎僞境日侵寧堪永貴之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悞之質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降軹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贊曰弋仲剛烈終表奇節襄寔英果甚惟姦桀興始崇構泓遂摧滅貽誠將來無踐危轍

載記第十九

晉書一百一十九

載記第二十

晉書一百二十

御撰

李特

李流 李庠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暉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爲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著者以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碭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群神與俱飛

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  
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爲崩  
廣三丈餘而階陞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  
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  
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  
賓因謂之賓人焉及漢高祖爲漢王募賓人平定三秦旣而求還  
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  
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  
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賓人敬信巫覡多往  
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于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  
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  
帝拜爲將軍遷于略陽北土復號之爲巴氏特父慕爲東羌獵將  
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元康  
中氏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飢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

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劔閣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  
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夷者閻式趙肅李  
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人既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  
許遣侍御史李芝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劔閣苾至漢中受  
流人貨賂反爲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  
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  
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  
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廞廞遂謀叛潛有劉氏害據之志乃傾  
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率多勇  
壯廞厚遇之以爲爪牙故特等聚衆專爲寇盜蜀人患之騰密上  
表以爲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使移  
還其本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  
憂廞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迎騰騰率衆入州廞遣  
衆逆騰戰于西門騰敗死之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



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氏苻成  
隗伯等以四千騎歸廡廡以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  
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爲行五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  
肅然廡惡其齊刺正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言於廡曰  
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便遣李庠握彊兵於外愚竊惑  
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爲不可願將軍圖之廡  
歛容曰卿言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  
庠正門請見廡廡大悅引庠見之庠欲觀廡意言再拜進曰今中  
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區宇  
湯武之事寔在于今宜應天時順人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之  
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廡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  
等議之於是淑等上庠大逆不道廡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  
餘人廡慮特等爲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及兄  
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爲督將以安其衆牙門將許弇求爲

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廡閣下手刃殺淑粲左右  
又殺弇皆廡腹心也特兄弟旣以怨廡引兵歸縣竹廡恐朝廷討  
已遣長吏費遠捷爲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方餘人斷北道次縣  
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燒之  
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廡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李苾張徵等夜  
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廡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下人朱竺  
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殺廡長史袁治及廡  
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角李基詣洛陽陳廡之罪狀先是惠帝以  
涼州刺史羅尚爲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  
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千餘  
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驥於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悅  
以驥爲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縣竹王敦辛冉並說尚  
曰特等流人專爲盜賊急宜集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  
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

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廆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爲奮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廆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廆爲己功乃寢朝命不以寔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又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爲行資遂相與誚特特乃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牒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驥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闇趙楊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韃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万流亦

聚衆數千特乃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閭式詣羅尚求申期式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擒流人歎曰無寇而城難必保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乃辞尚還縣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奸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納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奸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豎子虜矣宜爲決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万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運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六郡流

人推特爲主特命六郡人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  
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  
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  
鎮東將軍以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之  
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憚特不敢進冉智力旣窘出奔江陽  
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閻式遺尚書責其  
信用讒構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  
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  
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  
騎將軍弟驥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  
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含子國離任回李恭上官  
晶李攀費佗等爲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爲爪  
牙李遠李博夕斌嚴璽上官琦李壽王懷等爲僚屬閻式爲謀主  
何巨趙肅爲腹心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

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  
我尚頗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  
特相距河間王顯遣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南夷校尉李  
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  
襲博特攻擊張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  
太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西郡丞毛植五官  
襄珍以郡降蕩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  
衆盡降于蕩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  
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赦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據險與  
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  
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逼衆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  
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二人行蕩軍不得  
前謂其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  
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

軍遂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蕩與王辛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走蕩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騫頌爲德陽太守頌略地至巴郡之墊江特之攻張徵也使李驤與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尚遣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攀逆戰死驤及將士奔于流柵與流并力反攻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一二晉梁州刺史許雄遣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瑾爲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特旣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

之也可告諸村密剋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虛寔明曰米穀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二年惠帝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尚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尚遣大衆奄襲特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謚特景王及僭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爲東羌督及避地益州刺史趙廞器異之廞之使庠合部衆也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庠爲廞所殺流從特安慰流人破常俊於縣竹平趙廞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特之承制也以流爲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爲東督護特常使



流督銳衆與羅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剋小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任送付廣漢繫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爲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不納特旣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岱水軍三萬次于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騫碩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記黃訇何冲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剋之深士衆星散追至成都尚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角牛倚矛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驥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三年迭爲主雄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

行大事翁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衆飢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叅軍涪陵徐舉求爲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舉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說長生等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也勅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爲主雄僭號追謚流秦文王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郡督郵主簿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辞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鴛

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至蜀趙廩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爲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爲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十匹被誅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

載記第二十

晉書一百二十

載記第二十一

晉書一百二十一

御撰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震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旣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音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爲人主特起兵爲蜀承制以雄爲前將軍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驥攻犍爲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剋成都于時雄軍飢甚乃率衆就穀於郵掘野芋而食之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于李國李離兄弟國等事雄彌

謹諸將固請雄即尊位以永興元年僭稱成都王赦其境內建元  
爲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驥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折衝  
李離爲太尉建威李雲爲司徒翊軍李璠爲司空材官李國爲太  
宰其餘拜授各有差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慕隴西襄王  
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  
雄迎之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  
是僭即帝位赦其境內改年曰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  
母羅氏爲太后加范長生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  
軍征租稅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恃恩各爭班  
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爲國制法勲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  
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徒司空掌五教  
九土之差秦置丞相摠領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今國  
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置不與典故  
相應宜立制度以爲楷式雄從之遣李國李雲等率衆二万寇漢

中梁州刺史張殷奔于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蜀先是南土頻歲飢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美張金苟等殺離及閭式以梓潼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克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還遣其將張寶龍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郡亂李驤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赦其境內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死雄信巫覡者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欲申三年之禮群臣固諫雄弗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爲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纁經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

及回至驤與回俱見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已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彊扶雄起釋服親政是時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除虛已愛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僞立其妻任氏爲皇后氏王楊難敵兄弟爲劉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隴西賊帥陳安又附之遣李驤征越嵩太守李釗降驤進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悉衆距戰驤軍不利又遇霖雨驤引軍還爭濟瀘水士衆多死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決於釗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撫之縱其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爲不法稚請討之雄遣中領軍瑤及將軍樂次費他李乾等由白水橋攻下辨征東李壽督瑤弟玠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得進而瑤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獲瑤稚死者數千人

瑯稚雄兄蕩之子也雄深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其後將立蕩子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群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群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切由先帝吾兄適統不祚所歸恢懿明獻殆天所命大事垂剋薨于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李驥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音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乱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閭室有何已已知欲遠尊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郡嘗告



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類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駿領秦梁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自稱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恥解衆人之倒懸日昊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地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時李驥死以其子壽爲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黑征東任 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毋丘興退保宜都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叩攀爲前鋒又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爲撫

軍威和八年雄生瘍於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僞謚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氐苻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吏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縣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閻不閉無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酖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出獵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雄爲國無威儀官無祿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對戰勝不相譁敗不相救攻城破邑

動以虜獲爲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爲太子班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襲等以爲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爲性汎愛運脩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令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僞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珣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

誠居厚心無纖芥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於殯宮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虛心招納初爲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史列署頗出其門既殺班欲立越爲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於期於是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玉恒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弟玠於涪玠棄城降晉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東羌校尉中護軍錄尚書事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立妻閭氏爲皇后以其衛將軍尹奉爲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爲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褒無他才藝雄時勸立期故寵待甚厚內則信官豎許涪等國之刑政希復關之卿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於是綱維

案矣乃誣其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勲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戍南鄭雄子霸保並不病而死皆云期鳩殺之於是大臣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又宮中豕犬交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寔後庭內外兇兇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鳩殺其安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褒姚華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涪至壽所伺其運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回成都表稱景騫田褒亂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爲先登壽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素不備設壽遂取其城屯兵至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姦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越騫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於小縣公不如死也

咸康三年自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鸞輅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爲壽所殺

壽字武考驥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異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以爲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爲賓客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驥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悅封建寧王雄死受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爲李越景騫等所憚壽深憂之代李玘屯涪每應期朝覲常自陳邊疆寇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疆兵懼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龔壯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勲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桓巴西解

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桓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艷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爲足而況數年乎思明日數年天子孰與百姓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即僞位赦其境內改元爲漢興以董皎爲相國羅恒馬當爲股肱李奕任調李閔爲爪牙解思明爲謀主以安車東帛聘龔壯爲太師壯固辞持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驥爲獻帝母咎氏爲太后立妻閔氏爲皇后世子勢爲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乾漢嘉太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自悔責命群臣極盡忠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遺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

悅乃大脩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糗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爲六  
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沂江而上過成  
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群臣咸曰我國小衆寡吳會險遠圖  
之未易解思明又竊諫猥至壽於是命群臣陳其利害龔壯諫曰  
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旣滅不得不北面事之  
若與之爭天下則彊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  
熟慮之群臣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遣  
其鎮東大將軍李奕征牂柯太守謝恕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  
奕糧盡引還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儉新  
行篡奪因循雄政未逞其志欲會李閔王嘏從鄴還盛稱季龍威  
強宮觀美麗鄴中殷宴壽又聞季龍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御  
下並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又以郊甸未  
寔都邑空虛工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傍郡戶三丁已上以寔成  
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脩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



侈又廣太學起讌殿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爲誹謗誅之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殺之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爲祟八年壽死時年四十四在位五年僞謚昭文帝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壽初爲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剋闢國千里雄旣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爲賢相及即僞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驤爲漢始祖廟特雄爲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己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越雋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龔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爲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己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閭氏無子驤殺李鳳爲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勢嗣僞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尊母閭氏爲太后妻季氏爲皇后太史令韓皓奏榮惑守心以宗廟禮廢勢命群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爲景武昌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踈絕勢更令祭特雄同號曰漢王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貶廣爲臨邛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彊諫諍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李奕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奕者衆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旣誅奕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旣驕

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  
離缺墻宇日感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  
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群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內少見  
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董皎太師以名位優之寔欲與分災青  
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溫次青衣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  
督堅等數千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溫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  
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督堅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駕鰲碕渡向犍  
爲而溫從山陽出江南督堅到犍爲方知與溫異道乃迴從沙頭  
津北渡及堅至溫已造成都之十里陌督堅衆自潰溫至城下縱  
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  
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  
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督堅走至  
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溫曰僞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  
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豐竊有汶蜀勢以聞

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  
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累軍鼓伏惟大晉天  
網恢弘澤及四海思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即日和白水城  
謹遣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勅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  
魚待命漏刻勢尋輿觀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觀遷勢及弟福  
從兄權親族十餘人于建康封勢婦義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  
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  
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惠漢祚斯永宣后興渡湟之  
師是知戎狄亂華釁深自古況乎巴濮雜種厥類寔繁資剽竊以  
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劍門志吞井  
絡屬晉綱之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健同聲雲集殲殄蜀漢  
苻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饔蓋上失其道覆敗  
之至於斯仲雋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推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

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綏弊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  
寔孫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脩茂範而  
雄闇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彊兵於厥胤  
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覆便及雖云天道抑  
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  
憑藉世資窮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婦全何其幸也子  
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於困獸  
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  
禪不亦優乎

贊曰晉圖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鼈野戰群龍李特窺豐竄盜我巴  
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紀篡殺移國昏狂繼軌德之不脩險亦難恃

載記第二十一



晉書一百二十一



載記第二十

呂光

呂纂

呂隆

御批

通鑑

呂光

呂纂

呂隆

御批

通鑑

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汴避  
世爲酋豪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  
異故以光爲名年十歲與諸童兒游戲邑里爲戰陣之法儔類咸  
推爲主部分詳平羣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身長八尺  
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  
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  
美陽令夷夏愛服遷鷹揚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平養子  
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苻雙反于秦州堅將楊成世爲雙將苟興  
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蒸氣漸張宜持  
重以待其弊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  
興退諸將不知所爲光曰揆其姦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  
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

也彼糧旣盡可以滅之鑒從焉果敗興軍從王猛滅慕容暉封都  
亭侯苻重之鎮洛陽以光爲長史及重謀反苻堅聞之曰呂光忠  
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檻重送之尋入爲太子右率甚見敬  
重蜀人李焉聚衆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爲破虜將軍率兵討滅  
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驍騎將軍堅旣平山東士  
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  
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揔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  
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爲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  
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  
更湏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  
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  
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  
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  
降龜茲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

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辭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僧胡僧胡弟訥龍侯將植率騎二十餘万并引溫宿尉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鑣射不可入以革索爲罽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爲句鑣之法精騎爲游軍弥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万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



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叅  
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  
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諸國憚光威  
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  
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万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  
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  
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光旣平龜茲有留焉之志  
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語在西夷傳光於是大饗文武  
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  
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說  
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  
迎降初光聞翰之說惡之又聞苻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  
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說也願不足憂  
之聞其上下未同且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及

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過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爲前鋒擊胤大敗之胤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祐姦佞傾薄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此離貳光尋擢祐爲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鷗陰以應之光遣其將魏眞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爲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復犍思復犍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

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為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盡，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暮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及閭襲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眾三萬及思復鞬子奚于等陣于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筭耳。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晃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光至是始聞苻堅為姚萇所害，奮怒哀號。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偽諡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縗。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王穆龍表據酒泉，自稱大將。

軍涼州牧時穀價踊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光西平太守  
康寧自稱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  
杜進有力焉以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旣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  
羽儀與光相亞光錫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  
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讖群寮  
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參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  
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霸  
何也業曰明公受天賁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奈何  
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  
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其將徐晃與張掖太守  
彭晃謀叛光遣師討晃晃奔晃晃是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議將討  
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于  
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  
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晃穆其相唇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

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見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君卒取之爲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旣至攻之二旬是將寇顓斬關納光於是誅彭見王穆以其黨索蝦爲敦煌太守旣而忌其威名率衆攻蝦光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衆咸以爲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永遠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剋之進次涼興穆引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驛馬驛馬令郭文斬首送之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爲己瑞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相已下赦其境內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城東大饗群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勤于三巖山大破之立妻石氏爲王妃子紹爲世子讖其羣臣于內苑新堂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爲敬公曾祖爲恭公祖爲宣公父爲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爲始祖

永爲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張掖督郵傳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臧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貴因療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其南中郎將呂方及其弟右將軍呂寶振威楊範強弩雷苟討之伏軾歸于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爲軋婦所敗寶死之武貴呂纂纂強弩雷苟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于盤夷大敗而歸光親討軋婦奚念遣纂弟楊武楊軌建忠沮渠羅仇建武梁恭軍于左南奚念大懼於白土津累石爲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度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剋枹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旋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

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肩動復徙之于西河樂都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光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爲太子諸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爲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人爲尚書軋歸從弟軻彈來奔光下書曰軋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勿過今也其勅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次于長最使呂纂率楊軌竇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軋歸率衆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晃率騎五千邀之軋歸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弈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剋之呂纂剋金城擒軋歸金城太守衛韃韃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爲降虜也光義而免之軋歸

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軋歸衆潰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軋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鬪況軋歸而可望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爲姦計而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軋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屯于枹罕光還于姑臧光荒耄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邃攻陷臨松郡屯兵金山大爲百姓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資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涇呂纂敗蒙遜于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涇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豈可以



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  
鄱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  
人高逵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  
單而地非即墨宜思高筭轉禍爲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曷僕射王  
詳不平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  
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爲業聲勢戰于  
合離纂師大敗光散騎常侍太常卿麋奢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  
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沖闇纂等凶武一旦  
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言恐禍及人深  
宜慮之田胡王氣乞機部衆最彊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與公  
唱義推機爲主則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圖之詳以  
爲然夜燒光洪範門二苑之衆皆附之詳爲內應事發光誅之麋  
遂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廻必躡軍後若  
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

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郭磨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  
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磨明善  
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  
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西龍襄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  
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包胥  
存救之効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爲弘演矣統  
懼至番禾遂奔郭磨遣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  
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磨軍破之遂入于姑臧磨之  
叛也得光孫八人于東苑及軍敗志甚悉投之于鋒刃之上枝分節  
解飲血盟衆皆掩目不忍視之磨悠然自若磨曾推後將軍楊軌  
爲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呂纂擊磨將王斐于城西  
大破之自是磨勢漸衰光遺楊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磨叛逆南  
藩安不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磨唇齒卿雅志忠  
貞有史魚之操鑒纂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

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雞鳴已於風雨耶磨礱下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磨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荅率步騎二萬北赴耶磨至姑臧壘于城北軌以士馬之盛議欲大決成敗磨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爲段業所逼光遣呂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敵彊我弱養獸不討將爲後患遂率兵邀纂纂擊敗之耶磨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于乞伏軋婦楊軌聞磨走南奔廉川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呂纂爲太尉呂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關關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舉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

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疆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緝穆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僞謚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爲務及堅亂西奔上邽轉至姑臧拜武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死呂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纂不許之及紹嗣僞位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

曰吾每念素尚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  
曰聖人稱知機其神陛下臨機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  
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爲世子  
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  
帝登遐主上闇弱兄揔攝內外威恩被于遐迩輒欲遠追廢昌邑  
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  
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  
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  
將爲亂邪因抽劔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  
紹遣武貴中郎將呂開率其禁兵距戰於端門驍騎呂超率卒二  
千赴之衆素憚纂悉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于謙光殿紹登  
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彊勸弘即位弘曰自以紹弟  
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勅慙負黃泉今復越兄而  
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于二賊宜速即大位

以安國家纂以隆安四年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爲咸寧  
謚紹爲隱王以弘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  
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  
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  
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  
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  
大幹權變之宜方賴其中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  
纂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纂所容纂亦深已之弘  
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以爲謀主請宗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  
帝大恩位爲列棘不能隕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爲戎  
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爲  
義士我爲亂目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  
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爲士卒所辱纂笑  
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曷對曰天禍涼室曷起戚藩

先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譙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  
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已責躬以謝百  
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輿賈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  
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  
明豈忍見此遂獻欬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厚  
撫之呂方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  
妻楊氏為皇后以楊氏父桓為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  
金城侯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祭  
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為禿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  
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  
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為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  
全之筭纂不從度浩豐河為鹿孤弟傉檀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  
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山嶺西虜必  
乘虛寇抄都下宜且迴師以為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正

可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聞傳檀寇姑臧乃還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簾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鐘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并繕脩其墓道士句摩羅耆婆言於纂曰潛龍屢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脩德政以答天戒纂納之耆婆即羅什之別名也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其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降鑒唯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爾宜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洪福於萬祀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內綱維未振於九州當兢兢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恒宴安游盤之樂沉湎樽酒之間不以寇讎爲慮竊爲陛下危之糟丘酒池洛納不返皆陛下之躬鑒百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貞亮之士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与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



間殿下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騎之危銜檠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許超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超及其諸目讎于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游于內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劔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劔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胸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舍杖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爲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僞巴西公呂他隴西公

呂緯時在北城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衆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曰隆超弑逆所且擊之昔田恒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于哀公況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而爲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爲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聞而登城告他曰篡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万死之計爲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篡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奉應天人心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爲長四海顒顒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篡嘗與鳩摩羅什篡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音以殺篡篡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隆旣篡位僞謚篡垂皇帝

墓號白石陵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容貌善騎射光末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篡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遂僭即天王位超先於菑禾得小鼎以爲神瑞大赦改元爲神鼎追尊父寶爲文皇帝母衛氏爲皇太后妻楊氏爲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勲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踴然人不自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說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亡死者太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沉溺布徵政于玉門篡奪之際爲功不難遣妻子爲質碩德遂率衆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距戰可一舉而

平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熒惑  
犯帝坐有羣雀鬪于太廟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  
又唱動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表  
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襲孫權屈身  
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  
樹恩百載武旅十萬謀臣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懷諫  
自專社稷爲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  
安且令卑辭以退敵然後內脩德政發興由人未損大略隆曰吾  
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祖之業委  
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屈伸爲靈大人以知  
機爲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內盡疆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寄  
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若  
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請降碩德  
表隆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

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質于長安碩德乃還姚興謀臣皆曰隆藉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飢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州險絕世難先違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飢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觀虛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留穀萬餘斛以振飢人姑臧穀價踊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請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尸盈于衢路禿髮僂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万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使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滅迭相纂弒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歔歔慟泣酸感興軍隆率戶一万隨難東遷至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敘之其後隆坐與子弼謀反爲興所誅呂光以孝武

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苻氏乘釁竊號神州世明委質偽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脤遐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驚瑯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蕞爾夷貊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永固運銷群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要結六戎潛窺鴈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玄漠而為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尋而耄及政昏親離衆叛瞋目甫爾釁發蕭牆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超兇狡職為亂階永基庸庸固縛姚氏昔竇融歸順榮煥累葉隗隤干紀靡終身世而光棄茲勝躡遵彼覆車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偽為忠鳴檄而蕃晉朝杖義而誅醜虜則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廢段業豈得肆其姦蒙遜烏孤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久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

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可慊乎  
贊曰金行不競寶業斯屯瓜分九寓珍聚三秦呂氏伺隙欺我人  
神天命難假終亦傾淪

載記第二十二

晉書百二十二